





將將紀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撰



蓋不佞際熙恬得優游鈴閣既成經
武淵源之編蓋有慨於簪紳介冑之
眠所習互相訾而為介冑者懵然不
復省於兵政本原不知此固吾聖人

之能事經籍之緒餘也故為撫而拾
之綱而紀之大率除戎束伍合變出
竒凡皆將之事也昔人謂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則所以將將者信有道也
故又為之搜括傳記得所為馭將之
得而可濃失而可鑒者不啻數百餘

事其情態之異致鼓舞之殊方亦不
啻數百餘種為之作而歎曰甚哉將
之難為馭也非是亦無由而知將將
之果為多術也然竊有見於御將之
說蓋不講於三代之前將將之云特
有激於三代之後蓋兵民分而後民

始有舍稽事而專力於擊刺馳射豪
勇而為兵者於是始講御兵文武分
而後士乃有外詩書禮樂而專務於
戰勝攻取權奇而為將者於是始言
御將三代之前有是乎征苗者即平
水土者伐菴者即制禮作樂者說禮

樂敦詩書雖及春秋際選將之方猶
尚如是此孔子所以謂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皆循循焉砥行
飭躬之士豈與夫嗜色貪榮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比乎惟師尚父時維
鷹揚最稱雄傑矣然鼓義夾持凜然

祇慎又烏取駕馭之方故自漢祖後
諸所稱將將者信多術矣然皆三代
以下之事三代而後之謏論也雖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隆則從而隆焉
污則從而污焉暨於今制變而人心
不古矣則所以為馭將之方講求者

又烏容已哉長於駕馭而其事之不
可摘而數者則為之紀以示的而叙
其事於前得可遵失可鑒而其事之
可指而稱者則為揭其名而款疏之
以示警而繫於後而末復以經傳子
史論之有當於理而可為世訓戒者

附之蓋上下數千百載帝王之所以
創基績緒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銘鼎
勒彝與夫名卿詰士之焦慮勞思圖
回體量凡可以善將將之方而佐古
人行事之未備者舉於是焉粲然萃
矣

主上方隆唐虞之德四海同風五兵
不試家詩書而戶絃誦誠無事於用
武然憂治危明無虞致戒熊羆之士
不貳心之臣固自昔帝王之所必蓄
備以保乂王家者也則是編也又烏
容少哉烏容少哉

萬曆歲丁亥臘之八日



將將紀後序

進懦庸又稟薄自惟無當世用甫弱
寇卽灰進取之心間覽載籍覩賢豪
建樹未嘗不慨然有激於中思欲一
奮其氣攀鱗翼以自托於功名之見
而際會熙平遁栖巖穴間無所階以
自表叅尋訪討非鶩高虛則滯聞見

又無有合性命經濟徹孔曾宗傳而
實見諸行事者宛轉十餘禩而後介
友人得遊于豐城李先生之門李先
生之學蓋以至命為宗而以經世為
的者也所提挈者脩身為本而所由
討出脩身為本則在本末始終四字
友人李宗誠氏曾問先生所講者經

世學也何卒歲窮年聚頭磨切未嘗
一及世務先生曰我終日與汝譚經
濟而汝不知問之曰本末始終是千
古經綸竅妙常變經權于此括盡外
此更別有何經濟宗誠受而體之以
治身而履筮以行於里黨而信孚以
宰於鉅艱而治協進因竊歎服味先

生之教旨訪先生之行事求先生之
所以揆世宰物發慮出謀雖縱橫萬
變而其樞紐幹運未嘗不本乎此故
雖當寇難憂危大震撼大洶懼應感
酬酢未嘗滯機而神愈閑氣愈定蓋
所操持者有要而運用之者有本也
戊子春先生歸自鄖進復偕友人羅

汝存朱鳴洪譚廷芳朱虛甫輩謁先
生于吳皋清墅得讀其所編經武淵
源者經之以經書緯之以傳記正而
未嘗不奇奇而未嘗失正咀嚼涵泳
信哉有本之經綸也其機括殆洩於
此矣孫吳足道哉先生曰茲將事也
而所以將將者尚別有紀也編甫就

以報罷故未及付梓耳進因得請而
讀之叅詳其事局而體合于評裁蓋
千古興亡理亂之失得如鑑如權如
持左契不爽毫髮矣輒復申言曰輯
誠善而書人之謬誤者蓋多也敢僭
當讎校之役可乎先生曰善是非有
經世之志而又博稽載籍者莫任也

進曰請得與次公類共其事其庶可
以藉手參互而稟復於先生矣既卒
業因次其願學之自受委之由乞廁
名于末簡

萬曆戊子歲春仲之吉門人衡陽盧
弘進頓首百拜書

將將紀目錄

帝紀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武帝

漢世祖

唐高祖

唐太宗

宋太祖

右一卷至九卷

御將得可
為法

虞帝

一條 夏王仲康

一條

商王成湯

一條 周武王

二條

周宣王

五條 齊桓公

一條

晉文公

二條 秦穆公

二條

楚莊公

一條 晉景公

三條

晉悼公

六條 齊景公

一條

吳王闔廬

一條 越王勾踐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魏文侯

三條

韓昭侯

一條 秦武王

一條

齊威王

二條 魏惠王

一條

秦昭王

一條 燕昭王

二條

趙孝成王

三條 秦王始皇

一條

楚懷王

一條 漢景帝

二條

漢宣帝

一條 漢元帝

一條

漢章帝

二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二條 漢昭烈

一條

吳長沙桓王孫策

一條 吳大帝孫權

一條

魏文帝

一條 晉景帝司馬師

一條

晉文帝司馬昭

一條 晉武帝

一條

燕王慕容垂 一條 宋高祖劉裕 三條

涼王張重華 一條 北魏帝大武 三條

宋明帝 一條 北魏帝 一條

梁武帝 一條 北魏胡太后 一條

梁元帝 一條 周大祖宇文泰 二條

齊神武高歡 二條 北齊安德王高延宗 二條

周高祖 二條 隋文帝 一條

隋煬帝 二條 唐武后 一條

唐高宗 五條 唐德宗 四條

唐肅宗 一條 唐憲宗 三條

唐武宗 二條 梁王朱全忠 一條

吳王楊行密 一條 吳越王錢傳瓘 一條

唐莊宗 二條 周世宗 一條

宋太宗 一條 宋真宗 一條

宋仁宗 三條 宋光宗 一條

右十卷至十五卷

御將失可為鑒

楚武王 一條 魯隱公 一條

衛懿公 一條 楚成王 一條

鄭文公 一條 晉靈帝 一條

晉景帝 一條 楚平王 一條

楚昭王 一條 楚惠王 一條

齊威王 一條 趙孝成王 二條

秦昭王 二條 魏安釐王 二條

楚考烈王 一條 齊閔王 一條

齊襄王 一條 鄭桓公 一條

燕惠王 一條 趙悼襄王 一條

齊王田建 一條 燕王 一條

趙王遷 一條 漢高帝 三條

漢文帝 一條 漢和帝 一條

魏王曹操 一條 漢昭烈 一條

吳主皓 一條 晉武帝 二條

晉元帝 一條 燕王慕容皝 一條

秦王符堅 一條 秦王姚興 二條

涼王呂光 二條 秦王符登 一條

燕王慕容寶 一條 宋高祖劉裕 一條

水滸紀 目錄 王高

宋文帝 二條 北齊東昏侯 一條

北魏靜帝 一條 唐玄宗 三條

唐肅宗 二條 唐德宗 二條

唐憲宗 一條 唐穆宗 二條

唐懿宗 一條 唐僖宗 三條

唐昭宗 一條 晉王李克用 一條

梁王朱友貞 四條 唐莊宗李存勗 四條

唐清泰帝 一條 漢隱帝 一條

宋太祖 三條 蜀主 一條

唐主 二條 宋仁宗 一條

宋英宗 一條 宋神宗 二條

宋欽宗 四條 康王 一條

宋高宗 八條 宋孝宗 二條

金主 一條 宋理宗 二條

右十六卷至二十一卷

論將

易經 四條 書經 一條

禮記 一條 論語 一條

六韜 七條 管子 三條

孫子 九條 武子 七條

吳子 七條 荀子 二條

三畧 八條 司馬法 一條

尉繚子 八條 淮南子 七條

揚子 二條 文中子 一條

李衛公兵法 三條 令尹子文 一條

里克 一條 趙盾 一條

晉樂王鮒 一條 伍參 一條

張侯 一條 叔孫豹 一條

蔡聲子 一條 孔子 一條

文種 一條 申包胥 一條

子思 一條 魯仲連 一條

季子 一條 鄭同 一條

晁錯 一條 路思令元右民郎 一條

袁翻 北魏廷尉少卿 一條 陸贄 五條

杜牧 一條 宋太祖 一條

宋太宗 一條 錢若水 宋太宗時 二條

范仲淹

一條 歐陽脩

二條

富弼

一條 蘇洵

一條

張方平

一條 劉敞

一條

蘇軾

一條 蘇轍以上俱宋仁宗時一條

李綱

一條 岳飛俱宋高宗時一條

朱熹宋孝宗時

一條

右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

將將紀目錄終

將將紀卷之一

豫章

李

材孟誠甫

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海陵

陳應芳元振

梓

帝紀

漢高帝

高祖沛豐邑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

吏為泗水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者自

度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眾飲夜皆解縱之

曰公等各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不以道亡罪徒而乃解縱與之俱亡歸心也收拾天下此有識者所以

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

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

蛇蛇分為兩秦往無迎刃三代後英豪起事如

高帝最不以勇力聞矣猶尚如是大率起徒步

提三尺劍與世決命爭雄固難齷齪與儒生比

乎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

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

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亦日畏之是時陳涉等起

斬至陳而王號曰張楚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

涉沛令恐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帥子弟子弟恐不聽願君召

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乃令樊噲

召高祖高祖之衆時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高祖請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恠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乃

立為沛公旗幟尚赤以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張良時亦聚少年得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以為廐將良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良為佗人言不省與沛公言輒契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時時從侍帷幄為謀臣然未嘗命特將子房智矣縱橫變化出將入相何施不可然漢高尊之為師而不命之特將惟令侍帷幄畫策為謀臣子房豈不懷知兵者乎此高帝所以為知人善任使也

王之遣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
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
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俱往懷王諸老将曰
項羽為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已
拔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
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
父兄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可遣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
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漢高祖元年冬十月用張

良計攻下峽關遂入咸陽觀秦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
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願急還灞上無留
宮中張良亦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
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
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用其言乃還軍灞上衣
之豪最未易擺脫者貨色之豔宮庫充物此固
秦之所以亡也貪財好色無如沛公矣一受樊
噲言播然易慮還軍灞上以待諸侯而悉召諸
正本清源庶幾近三王之舉動矣
縣父老豪傑諭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秦民大喜爭持牛酒
勞軍士沛公又讓不受秦民益喜惟恐沛公不
為秦王三代之兵何以若時雨則以能布德除
殘拯民於水火之中也秦父老苦秦苛
節何異塗炭漢祖乃能於入關日首為除豁簡
踈目與之更始諸吏民皆案堵若故及持牛
酒勞又讓不受此雖三王之行師或說沛公曰
不是過矣此秦民所以歸心也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
王關中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無內諸侯軍而稍徵兵自益沛公然其計已而
項羽至關關門閉不得入項羽大怒使黥布等
攻破函谷關進至戲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
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灞上范增說項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成五采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

事欲引與俱去良請入具言之沛公沛公大驚
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於是項
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且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
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
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
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羽默不
應范增則使項莊入為壽壽畢請以劍舞於是
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事急矣今者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臣請入與之同命噲
即帶劍擁盾入軍門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披
帷立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羽按
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
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而飲之項羽曰
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
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

有所近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
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
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
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
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沛公則
置車騎脫身獨騎從驪山下道芒碭間行趣灞
上留張良使謝羽於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分
天下王諸將欲以他王沛公惡負約又業已講

解乃陰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
且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都南鄭而三分關中地立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以
距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
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
死何為夫能誑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
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

王石

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此養民以致賢人古未有

也盡屈群策定三秦摧彊楚以有天下蓋四百

年之基業定於此一語矣此蕭何之功所以允

為第韓信者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項梁之渡淮伏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乃亡

歸漢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漢王至南鄭諸將

及士卒歌謳思東歸多道亡信度何等已數言

王王不用亦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

何曰臣不敢亡也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

耶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東

向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

危高

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
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
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

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煦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
封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遷逐義帝
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
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
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秦父兄怨此
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
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
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
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非信不能擒項
非何不能知信

非高祖不能聽何以素慢無禮之資一旦肅恭
齋戒昂築壇場而行拜將之禮此誠千古希濶
事也知人必如何乃無忝與王之佐重將必如
高祖乃可稱命世之君後之為將者誠無信對
即有亦誰則知乎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
之誰則任之乎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
項羽賜爵為卿殷王反楚項羽使平擊降之還
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
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
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
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

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古之立賢無方鈞渭耕莘蓋其上者鼓腹吹篪夫非亡命之輩在人主之所用之耳陳平處時平雖非金石資而際艱屯綽有斷割効挺身狼狽知者已難衆口謹動信者尤難而漢祖乃愈益幸平不以少加疏焉此平所以得漢王之伐楚也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行至洛陽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高帝之興所豪傑之儔然大率皆智謀之士知東向以爭天下而不知仗義執言正名以為行師之本也所謂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尚足以來後之仰况義帝為天下共主所北面事之者而羽乃放殺之乎惟此義一明而後項羽乃正名為必討之賊高祖乃至公為仗順之師勝負

雖未分而興亡之大數已著於此矣此雖以子房之明見不及也若董公者豈非西漢之元臣哉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楚王自齊還擊漢軍于沮水漢兵敗漢王還走至下邑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別遣使連彭越魏王豹之反使韓信特將擊之因舉燕并齊趙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酈食其往說魏王豹豹弗應乃還報命王問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安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此最用兵之上務也既知已效於又知敵之將鋒鏑不待交而勝敗之數已效於

前事矣韓信復曰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可見一國之中未必無人顧其主不知之耳舍周叔而用栢直吾知其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無能為也其亡宜矣

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遂進兵擊虜豹因此擊趙破之因壁趙規取燕齊項王圍漢王成皋漢王急獨與滕公載而出成皋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乃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信耳尚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守趙地拜韓信相國使收趙兵未

發者擊齊

漢祖似熙皞然有權畧似優容然最果斷倉皇奔迫乃詐入信耳壁奪其

軍馬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乃起真英仍下令雄手段也兩人者直玩弄於股掌間矣

軍士有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

方歸心焉

干戈未定之秋而遽存恤戰亡之士與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

章皆有關於興王之始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體也其有天下宜矣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

北與漢戰滎陽京索間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

可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

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眾不信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行伍中未嘗無人必甲之從軍豈伊

使楚騎銳甚矣卒以摧挫不得過滎陽而西則

舉此兩人之力也古稱明王之時將帥必起於

卒伍然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之遣隨何

也九江王已諾歸漢而楚使者至在九江舍傅

舍方急責布發兵何乃直入坐使者上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何因說布使

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

教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

入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就舍帳御飲食從官

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英豪之輩非折辱

富貴之其心不愜未有不滿其欲而可得其心

者也九江王之來一則與漢並時王一則背楚

而歸謂有大功於漢觀望之高甚矣而漢王方

踞洗見之此殊出於意外既已折辱之不堪甚

矣退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却又皆如漢王居此

又出於意外此高祖之雄畧所以能鼓舞一世

也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收散兵得數千人以歸

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距楚韓信已定

臨淄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救齊信擊殺之虜

齊王廣悉定齊地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復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
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為王張
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亦悟遂復罵
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春二
月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而徵其兵擊楚漢
王間語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對曰項
王骨鯁之臣獨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輩不過
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

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

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櫛髮數米者農圃之筭錙

稱銖較者商賈之謀所謂遑遑求財利惟以得
利為是不復計濟事就功也英主之見豈如是
乎楚間可行則天下皆漢之有楚間不可行有
一范增而能用固高帝之所為深忌而項未遽
致亡也高帝蓋籌之審矣任人則不復疑人計
功則不復計利惟不問出入此陳平所以得恣
所為而謀也項羽既敗走固陵漢王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軍信越不至楚復擊漢軍敗
之漢王入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

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
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
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
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
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
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草昧之秋
英雄起事

者類非詩禮之傳頗未識君臣之分故淮陰破
齊而亟欲自王信越兩人分地有定而乃會兵

擊楚何其悖之甚乎然高祖皆曲意徇之良平
輩亦密切贊而成之然所以種此兩人之禍機
者於此乎在矣雖然孰為功孰為罪孰小漢王已滅楚還
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改立信
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高祖之忌信也深矣其
操切信也至矣甫下趙
即入壁奪其軍而令收趙兵之未發者擊齊及
項滅至定陶復入壁奪其軍而徙易其地王之
楚信亦非少智者乃都無介於心歟而又蒞鍾
離昧以忤上旨何哉諸罪皆可為信解至匿鍾
離昧無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未得行
封日夜爭不決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上望見
諸將往往坐沙中語上曰此何為張良曰陛下

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良
 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
 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畏陛下
 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
 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良曰上自度平生最
 所憎為群臣共知誰最甚者上曰無如雍齒我
 為其功多故不忍殺之良曰今獨有急先封雍
 齒以示之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

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定功行封群臣罷酒

乃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封齒者一時之權叙

功者彛報之典與其急封齒以行權孰若促定
而可以頌賞諸將士皆百戰之豪豈如處子嬰兒
乎此子房所以為未純也陳豨反周昌奏常山

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其守尉上曰守尉

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者皆慙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

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

功哉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
 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
 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高
 真撥亂反正之才有懷馮服叛之畧周昌之請
 誅守尉也則曰是力不足亡罪其誰不歸心及
 見不可將者四人則封各千戶曰以慰趙子弟其
 誰不鼓勇世固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
 蓋弛張之妙用如此謀知陳豨將皆故賈人曰
 也非英主其誰能之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誘之豨將多降
 者遂敗滅帝置酒洛陽南宮大宴問群臣曰徹
 侯諸將毋得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

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
 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
 不然有功者害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
 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
 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所以為我禽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此

千古理亂成敗之機括也韓信所稱大王勇悍
 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拜曰惟信亦
 以為大王弗如也乃漢王竟以任人得之而項
 王以不能任人失之故楊子曰漢屈羣策群策
 屈羣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羣臣皆悅
 者與屈於人者崩天曷故焉諒哉
 服齊人婁敬戌隴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
 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異周積德累仁以數百年陛下起豐沛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間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

中原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
 欲比隆於成康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案秦之
 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以問張
 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徙

都長安定昂大計機若轉圓惟善是從不遺疏

而獻其秉也詢謀既協即日駕遷長安勇矣據

形勢以臨制天下自是三代而下計之要者宋

祖亦有開中之規而匡義乃執在德之戒而兩

主立國形勢規模竟於此分強弱焉可無鑒乎

上征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

人往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

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

往使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

臣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以口

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遂械繫敬廣武帝先

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帝于

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

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

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

兵不來亦疑之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

從解角直出還至廣武召劉敬赦之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者十輩矣乃封

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亡秦滅楚

已復戮韓彭誠黥布眼孔中豈復有匈奴哉何

意乃有冒頓大風之歌說者謂安不忘危其實

亦悔心之萌也故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假令

韓信黥彭有一人在吾豈憂匈奴乎重圍既解

帝轉圜風量其所驚創亦既深矣上嘗從容與

淮陰侯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信以次對如上

指上曰如我度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

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

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然陛下

乃天授非人力也韓信有治兵之才畢竟無事

乃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夫多多益善正漢祖所

深忌者而信可自言之乎末却復曰然陛下乃

天授非人力也更是道得不措是漢祖之所

以得天下者直由天授而無與於人力矣

將將紀
一卷終



